

不安的童话

不安な童話

〔日〕恩田陆 著 黄心宁 译



不安的童话

不安な童話

〔日〕恩田陆 著 黄心宁 译

FUAN NA DOUWA

By ONDA Riku

Copyright ©1994 ONDA Riku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4 by SHODEN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Republished in 2002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版贸核渝字(2011)第 9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安的童话 / (日)恩田陆 著; 黄心宁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229-03736-9

I. ①不… II. ①恩…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1766 号

不安的童话

BU AN DE TONG HUA

[日]恩田陆 著

黄心宁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刘学琴

特约编辑: 王春霞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田 果 王朝选

封面设计: 汝果儿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0 千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章

窗户已经大大敞开，室内却依然闷热无风。不过如果集中精神，还是可以从微微流动的空气中感到那股淡淡的海潮味。

再仔细聆听，你将听见远方传来令人不耐烦的声响。原来那低沉的声响正是海浪声。然而，浪潮声完全传不到屋主的耳里。

节奏明快的“沙沙”声传来，画笔刷在画布上的声音不曾间断，她的情绪正完全融入其中。

这个女人汗流浹背，汗水黏着在黄色的细肩带洋装上，而她却毫不在意，忘情挥舞着执笔的手臂。

她的身型瘦弱，手臂更是异常白皙，但是她以强有力的节奏在画布上挥洒的样子却与外表给人的印象全然不同。那剧烈狂热的动作让画布在转眼之间便染上了不同的色彩。

专注凝视着画布的双眼下，黑眼圈清晰可见。以此可以猜测她已经在这里待了好长一段时间，不断地重复同样的作业。

然而她依旧是个美丽的女人。

窗外深灰色的海面上已经出现晚霞，落日余晖犹如流出的蛋黄，浓稠地漂浮在海面上。

夏末的夕阳照进屋子里，映照出的事物都显得无精打采。

角落的青铜大花瓶里插满了黄玫瑰，无人照料的花朵早已干枯，凋零变色的花瓣洒落一地。

花瓶旁是个以坐垫当枕头，睡得正香甜的孩子。

或许这孩子喜欢木地板的冰凉触感吧，小脸庞从靠枕上滑落，紧贴着地板，不时还边说着梦话边翻身。

作品以极快的速度创作着，即将完成。

以往她从不曾以如此惊人的气势作画。

过去，令人窒息的杂念总是无故闯进脑海，留下鲜明的画面，时时刻刻都烦扰着她。

数不胜数的白色纸飞机在屋内乱舞。

龇牙咧嘴的老巫婆、狂妄大笑的小矮人。

好想敲开自己的头骨，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取出来，丢进水桶里好好洗刷一回。过去她总是努力克制，不停平息这样的冲动，沉住气继续作画。如此的内心交战让她身心俱疲，每画出一幅画，她那纤细的神经便遭受一次严酷的摧残。于是她将郁闷发泄在周遭，对家人或物品发脾气，随后又懊悔自己的作为。尽管如此，她仍然拿起画笔，面对下一幅作品。

而现在，现在竟如此称心享受！

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爽快。

以往那股无处发泄的焦虑和憎恨，无时无刻不烧灼着她。如今那些情绪好像不曾存在过，她犹如展翅飞翔的鸟儿，翱翔于夏日大海的高空上。如此高昂的情绪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然而，这种不寻常的爽快感反倒让她预感末日将近。

她战战兢兢，担心这种高昂状态终止的那一天到来。当这股情绪消逝的那一刻，反弹的力量将更加深刻有力。必须趁现在竭尽所能地画，要趁现在！

这几天来她脑袋总是分外清醒，到了夜晚依旧亢奋得无法合眼。然而疲惫却时而突然降临，犹如从身体深处冒出的污泥，她在难以抵挡之下也只好打盹片刻。再次清醒时，她已然在不自觉中挥起画笔。

一个倒卧在海边的女人。女人宛如一块破布般躺在沙滩上。

她已经感觉不到海浪的冰冷、海砂的湿冷粗糙。

……那是我……是我。我将会变成那副模样。

一想到这，心就凉了半截，苦涩的液体涌上喉头。然而下一个瞬间，一股令她全身颤抖的喜悦感取代了恐惧。

女人无法压抑这股兴奋，起身走向窗边。也许是由于低气压正逼近，空中充满湿气，海浪带来了不安的气息。

就快了，就快了。女人的双眼宛如热病患者，闪闪发光。

为什么，这个景色似曾相识？这片海，曾在哪里看过？

在某个不同的时空，曾以同样的心情站在窗边。

孩子呢喃着不成逻辑的梦话。

女人瞄了地上的孩子一眼。我的葛蕾特。

——妈妈，大家死了之后都到哪里去了啊？

或许是感受到母亲异常亢奋的状态，白天孩子向母亲提了问题。或许孩子已经到了能隐约意识到死亡的存在年纪吧。

——会转世投胎变成另一种东西哦。

——另一种东西？

——对啊。你看看天空，看看海。天上的云是水变的，而云会变成雨滴，雨滴会变成大海，水就这样不停地在世界上绕来绕去。人也是这样。所有生物都将转变形状、样貌，在世界上不停转啊转。

——一直转、一直转吗？

——对啊。

我也是啊。白天时她咽下这句话没说出口。然而，现在她下了新的决心。

我一定还会回来。就算死了，我也绝对要转世投胎回到这个世界。她的眼神充满斗志。下一次，我要与那个人再次相逢。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回到房内，再次站在画布前。

她以锐利的眼神紧盯着画，并抓住了画布的一角。

来吧！各位，愉快地期待吧！这是我最后的礼物！它可是我用尽生命、注入满腔爱意的献礼！

女人嫣然一笑。绝美的笑容固然摄人心魄，却也隐约透露了一丝不祥的气氛。

第一章

前往遥远大海的旅程，
始于意外的某一天

1

忽然间，我感到口渴得不得了。我不禁伸手摸了摸，这才发现脖子上满是汗水。

好热，这里真的好热。难道那个快来了吗？

我烦躁地甩开头发擦拭汗水。

每当月经快来时，我的体温就随之升高。即使只是轻微的改变，那股虚浮燥热还是令我感到头重脚轻，犹如发烧般晕眩。若将肉体比喻成硬件、精神比喻成软件，如果说两者运作顺畅的状态是正常的我，那么这段时期的我就如软硬件运转失常，软件偏离了硬件，独自快转着。

其实我这个月的月经应该过一阵子才来，难道是异常闷热的夏天搅乱了我的生理时钟，抑或是会场过于闷热的关系？

我站在人挤人的会场中，心神不宁地左顾右盼。

这里是一栋位于涩谷闹市区的老旧出租大楼的顶楼。

今天是某位我从未听说过的画家的画展。我原以为没什么人来参观，到会场后却被人潮吓了一跳。

出入涩谷的主要族群是年轻人，然而参观这个画展的人们都有了一些年纪，个个都露出一副附庸风雅的嘴脸。这些爱装模作样的人们为何总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似的，面带同样的神情，发出同样的声音。

我们跟你们这些人不同，我们可是不惜一切代价投资在自己身上！所以，我们才懂得什么是享受人生。你们看！我们是多么快乐！

看着他们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的神情，我不禁苦笑。他们眼神中透露着傲慢，谈话时总喜欢促使对方发问以便炫耀自己，真是令人厌烦。

在这样的场合，像我这种年轻女孩便如同透明人般无人理睬。黑色无袖高领的夏季线衫搭配法式牛仔裤，这样的穿着竟然会在涩谷显得异常突兀，还真是难得一见啊。

不过，一旁还有两个更突兀的人。

我的上司和友人正站在不远的地方，对着一幅画发表各自的高见。

五官端正、身材如同铅笔般高瘦细长的今泉俊太郎，体型犹如花生长了四肢、长相酷似土偶的浦田泰山教授，这两人的外表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唯一的共通点是那头既不柔顺又不服帖、翘得乱七八糟的自然卷发。即使距离遥远，只要你发现两只黑刺

蛰正在蠕动，那肯定是他们。看到他们两人站在一起，我便联想到恐怖电影中成为第一个牺牲者的村民的惨叫画面。这两人虽然缺乏常识，却懂得许多普通人一辈子都不会想了解的事物，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年纪相差甚远却相当投缘。

“怎么这么多人呢？又不是开幕第一天，这个画家有这么红啊？”

我疑惑地问起。一如往常，博学多闻的泰山教授以他诡异且高亢的声音为我解答。

“嗯，在万由子出生之前，也就是我的学生时代，这位画家可是风云人物啊。当时的年轻人都为她疯狂，不过就在她正要崭露头角的时候却突然过世了。今天来观赏的人都是当年的画迷吧。真是盛况空前，说不定会引起怀旧风潮呢。”

“是哦。”

“这不是遗作展吗？所以我还以为是个最近才过世的画家，没想到已经二十五年了。怎么会现在才办遗作展呢？是因为著作权之类的问题吗？”

俊太郎边说边掏出收到的邀请函，仔细查看内容。

二十五年前，那是我出生的前一年。

老实说，我感觉那相当久远，像是老祖母时代的事。这个从上古时代就存在的世界，早在我出生之前就存在已久，我觉得这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对我来说这不是无法证明的吗？或许大家从我出生那一刻起就串通好了吧。这个世界并不是专属于我的百米短跑，而是永不停止的接力赛，要我理解这个事

实并不容易。

当我想着这些无谓的事情时，冷汗依旧不停地从脖子滑过。

好热，这里真的好热。

现在回想起，我的不安感早在抵达会场入口时就已经浮现。

小时候，有一回远足的目的地是一间大寺庙。

我们在寺庙的隐蔽处玩耍时，发现一块摆得歪歪的石砖。其他的石砖排列得井然有序，只有那一块特别醒目。我打算挪动那块石砖，一道玩耍的孩子纷纷阻止我。万由，寺庙的石头不可以动啦！

我不听。其实我根本不想动它，但抱着石砖的双手却不听使唤。最好不要动，最好放手，心里虽这么想，但我依然嘿咻嘿咻地翻开石砖。我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将沉重的石砖翻过来了。

石砖底部爬满了黑色甲虫，密密麻麻，毫无间隙。

怕虫的我顿时全身僵硬。

我吓得发不出声音，丢下石砖，跟着其他孩子一溜烟似的逃走了。

但是事后回想起，其实让我害怕的不是那些虫子。

石砖下藏了一对小孩的红袜。到现在我还是不懂，为什么那种东西会被埋在那里，可是当时的恐惧如今仍历历在目。

当年我抱起石砖时便有一股不祥预感，而今天，就从我看到会场的那一刻起，同样的不祥预感立即纠缠着我。

会场的入口并没有任何不妥，看起来就是一场花了不少心力和经费策划的正常画展。没有半点异样可以解释我的不安从何而来。

高槻伦子遗作展

在精心设计的照明下，简单却极富品位的字体浮现在白墙上。

入口旁贴着描绘海景的作品海报，这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也被印在邀请卡上。海报下摆满了开幕当天各界赠送的豪华花束。

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掠过我的颈后。

这感觉是从哪来的？

我想起会场入口，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似乎来自那幅海景画。

邀请卡上的作品尺寸过小，当初看到时我并没有特别的感覺，不过入口处张贴的大型海报却打乱了我的思绪。

那幅画描绘阴天的海边。

空旷寂寥的海边。

季节应该就是现在，是夏末吧。被远景吞噬的悬崖，低矮的灌木宛如蹲坐在顶上。深沉的灰色和淡淡的粉红色交织成阴郁色泽的海浪，看似就要融入只余几许微光的沉重云层中。

画面有点凄凉，令观看者不禁也情绪郁结了起来。

然而，里头却蕴藏了一股犹如残火闷烧的诡异热气，让人不由得入神。

看到这幅海报，我立刻感到口干舌燥。

几幅小品画挂在展示廊起始处。

海报上那幅海景画有种挥之不去的沉重感。相较之下，踏进会场后看到的这几幅小品画，下笔轻盈，色调也较为明亮，我因此松了一口气。

我先瞧了一眼，发现这几幅画都以童话为题材，便放松心情观赏。看着看着，一股凉意却逐渐包覆了我的心。

一个身着黑色披风的女人，面无表情地观察着远方的七个小矮人，他们正为白雪公主的死哀恸不已。

长满青苔的巨大纺车背后，是被荆棘围绕着的废墟。睡美人倒卧在黑暗中，她的周遭满是蜘蛛网和灰尘。

快乐王子镶在眼中的宝石已被挖去，身上的金箔也全被剥离，铜像寂寥地伫立在广场中央，脚下瑟缩着一只气绝多时的燕子。

“哇！画是很美，不过这画家也太阴暗了吧。”

俊太郎发出惊叹声。

我也有同感。

画中纤细的线条充满知性感，色彩与构图既前卫又华丽，但画家的目光却冰冷无情。

童话中睡美人得到王子的爱而苏醒，快乐王子将财富分送给穷人而感到满足，然而，画家观察他们的视线却闪烁着冰冷的光芒。

这种冰冷的光芒笼罩了会场里每一幅画，在这几幅小品画之后的油画，包括那些海景连作都是这样。

我觉得越来越不舒服。

好热，热到让人受不了。

不知为何，我无法正视眼前的画作。

海景画。平淡的风景画。

所有作品似乎都以同一个地方为题材。夏末的大海，充满空虚的倦怠感，丧失色彩的季节。

昙花一现的晴天、追逐着海浪的小狗、在海边散步的人们、嬉戏玩耍的孩童，这是随处可见的祥和景象。

然而，每一幅画都令我感到恐惧。

走进展示廊深处，作品尺寸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呼吸困难，好难过，如同陷入无法逃脱的深渊。

太夸张了，是不是空气不流通啊？会场这么多人，空调应该开强一点嘛！

连续好几幅都是类似的构图。刹那间，我产生了错觉，仿佛整个会场就是一幅海景画。

我不由得拼命擦汗。

好渴。脚步越来越沉重，酸液不断从胃部涌上喉头。

身上的黑色夏季线衫因汗水而湿透了。啊！啊！好难过！

——我得快逃！

我惊觉自己竟然在想这种事。

逃？往哪逃？

——快逃出去！赶快往回走，远离这里。快点！现在还来得及。

周遭的人们似乎乐在其中。在他们开朗又光彩四射的表情下带着些许剧毒的恶意，那是美术展特有的氛围。

所以说嘛，他以为自己还在坐这个领域的第一把交椅。老实说他已经过时了，过气十年啦！可是他老摆出那副架子，谁敢跟他说实话？真惨哟。

对啊！涩谷真是每况愈下，我平常根本不会想到这儿来。那些年轻人穿得那是什么样子呀？不管是头发颜色还是皮肤都肮脏不堪！每个人的打扮都一模一样，还自以为有个性，真受不了！

喂，你听说了没？听说她的婚姻快撑不下去了。她女儿还在念高中嘛，我劝她至少忍到女儿走上社会，不过她说真的玩完了。听说她老公对她说，我已经不想再看到你的脸了！这男人真不负责任呀。

你们第一次见面吗？啊？哦，原来在筱冢的办公室见过啊。咦？您认识他吗？我跟他已经认识几十年了。在他事业刚做起来的时候……

突然出现一道闪光。

我吓了一跳，环顾四周。

我找不到任何光源，或许是某人的饰品反射了灯光。即使是小小的耳环也能反射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强光。这里有太多人戴了足以拉长耳垂的特大耳环，光是看着那些沉甸甸的大耳环我就肩膀酸痛。

我一心只想快点走到出口，步履蹒跚地走向下一幅画。

俊太郎和教授竟然完全没察觉到我的异状。他们自顾自地到处走动，还推开人墙站到画前看得入神。真过分！毫不注意同行女性，他们俩就连这点都一模一样，也难怪年纪一大把都还找不到对象。

我满腹牢骚地站在画前。

眼前出现长方形的大画框，是一幅夕阳西下的海景画。

黄昏气息逐渐转浓，海面的色泽暗示了夜晚将临。

(小男孩)

(浪花潮来潮往画出柔和弧线，小男孩在浪花抚岸交界处踢着绵软海沙奔跑，海风吹拂着犹如女孩的飘逸长发，他终于随他母亲来到这片海。跑远了，跑远了，越跑越远)

我猛然回过神来。